

## 朝花夕拾

岁月漫过老街青灰的屋檐，旧时的烟火大半被时光冲淡，唯独林巷那缕葱油饼香，经年不散，牢牢拴住了一座森林小城的味蕾与回忆。守着这间老旧平房，是一对从老粮站下岗的夫妻。半生的沉浮与一世的烟火，都被他们揉进了一张小小的葱油饼里。

昔日的粮站早已落满尘埃，铁门斑驳，库房沉寂。这里曾是一代人赖以生计的地方，却在20世纪的浪潮里悄然落幕。夫妻俩守着老粮站，守着谷米粮仓，守着朝九晚五的安稳，以为这一生都会与粮油相伴。可时代更迭，改制突至，一夜之间，安稳断裂。人至中年，骤然下岗，前路茫茫，满心都是窘迫。

褪去职工身份，没有长技傍身，中年人的担子沉甸甸压在肩头。思量良久，他们拾起了最朴素的手艺。依托一辈子与粮食打交道的功底，凭着家传的揉面手艺，在老街巷口支起小店。一口平底铁锅、一张案板、一篓面粉、一罐葱油，从此，以煎葱油饼为生。

老街的晨光总是温润。天刚蒙蒙亮，老两口便忙碌起来。那张老旧的案板磨得油光发亮，刻着几十年岁月的痕迹。大爷生火、倒油、翻炒，大妈揉面、调馅、抹油、分工默契，一如他们相守半生的日子。

揉面，是功夫，更是匠心。一辈子守着粮站，他们深谙米面的品性，只用当年的老面发酵，不添杂料，慢慢慢。面团柔韧筋道，麦香纯粹。本地小青葱切得细碎，拌上秘制酱料，淋上熬制的熟油，葱香浓郁却不呛人，油香温润而不腻口。面团擀成薄片，层层叠叠抹上葱油酥，卷成团，再按压成饼，每一道工序，都做得细致妥帖。

平底铁锅文火慢煎，是成型的灵魂。面饼贴上温热的锅面，“滋滋”轻响，是市井里最动听的乐章。文火不急不躁，一如夫妻俩历经风雨后的心境。外皮渐渐定型，烘出金黄焦边，层层面皮起酥蓬松，内里绵软筋道。浓郁的葱香混着醇厚麦香，顺着风漫开，缠绕在老街的青砖黛瓦间，勾得往来行人脚步放缓。

起初，小摊简陋，没有招牌，只有默默的劳作与淡淡的饼香。下岗的窘迫、旁人的目光、生计的压力，都藏在日复一日的揉面与翻饼里。寒冬，双手冻得通红，依旧反复揉捏；盛夏，铁锅炙热，汗湿衣衫，依旧坚守一方小摊。他们没有花哨的营销，只用实在的用料、扎实的手艺对待每一位食客。久而久之，人们便唤它“老粮站葱油饼”。

还是寻常烟火最动人。饼皮酥软掉渣，内里绵软回甘，葱油鲜香入味。一口下去，是朴实的人间滋味，也是儿时的怀旧味道。慢慢地，这张出自下岗夫妻之手的葱油饼，成了老街的地标。早起的老人、上学的孩童、赶路的旅人，都愿停下脚步，买一块热乎的饼，暖手，暖胃，也暖心。

几十年与粮食打交道，让他们懂得食材本味；半生历经起落，让他们懂得踏实做事。日复一日，不偷工，不减料，口味始终如一。在大山林区，岁月磨平了困顿的棱角，烟火治愈了人生的坎坷。如今，这间不起眼的小平房，早已成为小城独有的烟火符号，从谋生的小吃，逆袭成家喻户晓的特色美食，慕名而来的食客络绎不绝。

暮色垂落老街，灯笼次第亮起，暖红的光影落在两位老人的鬓发与脊背上。半生起落，从安稳的库房走到喧嚣的街头，从迷茫困顿到深耕手艺，一对平凡夫妻，以坚韧对抗世事无常，以烟火抚平岁月沧桑。

一张葱油饼，揉进了半生风雨，煎熟了人间清欢。昔日粮站旧人，在烟火人间里开出温柔的花。老街悠悠，饼香绵长，这藏在巷子深处的老味道，不仅是舌尖的美味，更是一代人的记忆，一份普通人不屈不挠、踏实谋生的人生写照。

每到林区老街，我便想起那对老夫妻。想去看看他们，不仅为了那口饼，更为了他们那朴素、坚韧又滚烫动人的故事。

## 老粮站葱油饼

□ 李安东

## 生活走笔

我从“学习强国”平台用积分兑换，网购了一本山东作家赵德发的《擎灯之塔》。读到书中《我与〈农村大众〉二三事》，关于报纸的往事，引起了我的深深共鸣。于是，我也提笔写一写我与报纸的不解之缘。

我最早接触报纸，是在小时候居住的全木结构老房子里。自我记事起，爷爷便住到了单位宿舍，奶奶在我尚不满周岁时就已离世。老屋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低矮的楼板上，母亲用报纸将陈旧发黑的壁板糊了一层。原本像干完农活一身尘土的木板，仿佛洗漱后换上了干净衣裳。楼下方也贴满了报纸，既美观，又能挡住楼上的落尘。

每当我躺在床上，目光所及便是报纸上密密麻麻的铅字。《人民日报》《福建日报》《光明日报》这些报头，是我上学后才逐渐认全的。头版上那些醒目的标题与黑白图片，总是扑面而来。我读着那些刚认识的大字，看着图片，不知不觉便进入了梦乡。梦里，我仿佛走进了画里，来到了首都，见到了那些只在报纸上见过的风采……

识得更多字后，我便常常站在墙边，看新闻图片和短小的文章，虽一知半解，却也看得聚精会神。楼板上报纸，除了躺着看，我还会爬上床架，仰着头看得津津有味。有一次看得入神，重心不稳，“哐当”一声从床上跌了下来。父母急忙跑过来，见我拍拍屁股又爬了上去，便嗔怪几句，又去忙

## 我的故事

## 高考，我的逐梦之旅

□ 钟瑞华

和我聊了几个小时，大意是虽然高考很重要，但也别太焦虑，只要正常发挥就行。万一考不上也没关系，大不了回家种地，只要勤劳本分，不愁没有饭吃。我明白，父亲是不想给我太大的压力，但是我也清楚，一辈子务农的父母多么希望我能通过高考出人头的呀！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母亲就为我煮好了一大碗鸡蛋面，还特意多放了一汤匙山茶油。待我吃过面条后，母亲从衣兜里摸出两张崭新的10元钞票，硬塞进我的书包。记得那天天下着小雨，母亲一直把我送到村口的公路上，看着我骑自行车消失在她的视线中。

7月7日上午考语文，本来语文是我的强项，初中到高中我一直担任班里的语文学科代表，成绩保持在年级前三名。但不知什么原因，那天考到一半时，突然发觉腹部隐隐作痛，我凭着毅力总算坚持考完了，却发挥失常。首场考试失利，我心里很沮

丧，虽然接下来的几科基本上能正常发挥，但我对这次高考已经没抱多大希望了。那种锥心的痛，时隔多年仍清晰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20多天后，终于熬到了出成绩的日子，令我喜出望外的是，结果竟然比我预估的好很多。

前几天，重温由路遥中篇小说《人生》改编的电视剧《人生之路》，班主任景老师在高考前夕为同学们加油鼓劲的画面再次深深地触动了我。他慷慨激昂地说：“虽然高考不是人生的一切，但它却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虽然人生不是只有高考一条路，但是要改变命运和实现理想，高考就是最公正、最有效的一条路……”

诚然，高考既是人生一次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是人生一笔宝贵的财富。不管高考的结果如何，它都是对十二年寒窗苦读的一次检阅和肯定。但高考只是人生路上的一个“逗号”，要想获得成功，还得靠以后不懈的努力。

如今，身处新媒体时代，面对纷乱如麻、真伪难辨的海量信息，报纸的客观性、权威性和公信力依然无可置疑，它是信息洪流中传递真实的清流。它不再喧嚣，依旧传递着信息，让日常安静地躺在案头，化作我练字的底色、阅读的食粮。这缕纸墨的宁静，足以抚平心绪，让我在提笔落墨间，看见岁月的端正与大方。

## 我见我闻

## 走进万木林

□ 王小慧

行走在林中，空气中充满着混合了泥土和草木的香气，深呼吸一口，直入心田。“据说万木林有植物1234种，几乎占福建省植物种类的一半，故有‘亚热带植物博物馆’之美称。”

沿着弯曲的山路，穿梭在万木林内，林中古木参天、巨藤盘错，阳光只能透过缝隙射进来，叠影斑驳。听着导游一路的讲解，才发现万木林奇观的树木景象，都有一些美丽的雅称。如“长相依”，指的是两棵枫香树像恋人一样紧紧相偎。再如“移情别恋”，说的是薛荔藤从攀岩这棵枫香树中途又攀岩到另一棵枫香树的景观。而被叫作双胞胎的，居然是沉水樟和南酸枣两种不同而极为相似的树种，像双胞胎兄弟并肩而立。还有一种低调的树木，别看它只有手臂那么粗，而说起树龄居然有1000多年了。“老茎生花”，说的是每年春天时，貌似枯老的常青油麻藤在茎部处开出一簇簇美丽的花。最有

趣，还属飞龙掌血，这种藤本幼年时，飞扬跋扈，长满倒刺，人手一拍就被倒刺弄得出血，因此得名；青春时，倒刺厚实了，像长满了“青春痘”；晚年呢，倒像普通的树木，憨厚老实，毫无“杀伤力”。林中，还有很多别致的名字，如阴阳面、十子抱母、猴欢喜等等，数不胜数。

据说，万木林还有它的演替奥秘。几百年前，在大富山种植的是杉树，漫山遍野的杉树成林以后，又是怎样向阔叶林演化呢？在导游的指点下，我们看到了演替中的一些树种痕迹，如阔叶林中的枫香、南酸枣、蓝果树等少数落叶的阔叶树，它们已经很少，也很不起眼。我想，从它们过渡到常绿阔叶树，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保护。最终，万木林脱颖而出，披上了华美的森林绿装，与原生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一样，四季常绿，漫林碧透，成为永远的万木林。

用健康成长  
创作我们的时代主旋律



我去

上

学

校，

天

天

不

迟

到

。

。

。

。

。

。